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八

史記斟證

第一冊：序、導論
本 紀(一)

王叔岷 撰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

中華民國・臺北

斟證史記十七年（代序）

壹、引言

莊子、史記、陶淵明集，是我年輕時就最喜歡讀的三部書。我寫得不夠成熟的莊子校釋和相當繁瑣的陶淵明詩箋證稿，已經先後流傳於學術界。史記這部大書，我還在繼續下功夫，希望我所研究的成果，對學術界的同好稍有用處。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那時我剛十二歲，隨著先父寓居成都，先父白天在他和朋友創辦的女子中學教書，晚間教我的詩文。文章中選讀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伯夷列傳、信陵君列傳、淮陰侯列傳及游俠列傳諸篇，並練習圈點，用的是蜀刻大字本。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史記這部書。我喜歡司馬遷行文的雄奇變化，寓意的深遠曲折。我十四歲進中學時，教師也教史記，用的是史記菁華本，沒甚麼意思。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我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有位李炳英先生，談到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這部書，這部書資料豐富，最可貴的是補充張守節正義一千多條。李先生命高班同學把這些佚文過錄出來，印成一本專書，名為史記正義佚文，當時我還買了一本，但關於史記會注考證卻沒有見到。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我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因為校釋莊子，收輯有關資料，參考史記會注考證，發現一些可以補充、修訂的問題。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初，我追隨傅故校長斯年先生到臺灣大學

中文系教書，傅先生特別邀聘在學術上有成就而又熱心的教師教大一國文，他選定教孟子和史記。他爲甚麼選定教這兩部書？我想，傅先生高昂磅礴的氣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很相近。傅先生學問的淵博，見解的特出，文筆的雄奇，跟司馬遷很相近。因此，不期然而然的選這兩部書作大一教材。那時我教史記，參考好些直接間接的資料，經常有些新發現，有些新的意見。臺大圖書館珍藏影印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兩厚冊，其中有敦煌殘本史記三篇，即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及伯夷列傳，爲史記會注考證所未收。字句與現今各傳本頗有出入，往往一字千金，如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關於『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句，從沒有人懷疑過。我們想，伯夷逃去，叔齊也逃去，各逃各的，怎麼兩弟兄隨後又在一起，同隱於首陽山呢？我們看，敦煌本『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這句，逃字作追，這就對了，伯夷逃去，叔齊追他，隨後自然就一起隱居了。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四引這句話，逃字也作追，可以證明，到北宋時還有作追的本子。追字作逃，是涉上句『逃去』而誤的。這三篇敦煌殘本，一字一句與今本出入處，我都詳細校過。民國四十八年，我休假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經常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漢和圖書館看書，發現日本影印的古寫本史記文帝本紀、河渠書、酈食其陸賈列傳及張丞相列傳四篇，前三篇史記會注考證列在鈔本參考書目內，並且已經採用，但並未詳校。第四篇張丞相列傳根本未校過，卻列在參考書目內。因此，我把這四篇細心校錄，校錄的原稿，現在還保存。前面我述說的，不過是我注意史記這部書和收輯部分資料的一段經過，那時我已經存心要斟證史記，如何斟證，我漸漸已有一個構想。

貳、斟證史記的經過

我正式撰寫史記斟證，始於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一月，至三月二十四日，寫成史記斟證導論一篇，導論的內容包括：

壹、史記名稱探源

一、史記名稱見於載籍之始。二、史官記事之書通稱史記。三、司馬遷史記之本名。四、太史公書稱史記之始。

貳、近人整理史記成果。

一、張森楷史記新校注五稿十冊，六稿兩冊。二、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十冊。三、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九冊。四、陳槃讀史記世家綴錄一百三十九條。五、張以仁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八十八條。六、施之勉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考校甚多，頗見工苦。

叁、史記斟證。

一、字句整理。二、史實探索。三、陳言佐證。四、佚文輯錄。五、舊注斟補。

那時我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書，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分出部分時間，完成這篇作為斟證史記基礎的導論。發表在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的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以後我展轉在臺灣大學、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和最後一年（一九八〇—八一）在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執教，教書、指導、或處理系務及應付一切瑣事之暇，大部分心力都在繼續撰寫史記斟證。每年大約平均寫二十萬字，當然，其間也偶爾寫別的文章。一面寫，一面發表。寫得快，發表得慢。大都發表在史語所集刊、或中央研究院院刊、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只有朝鮮列傳斟證這篇，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發表在大韓民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的東洋學第二輯，這是我應邀出席東洋學學會提出的一篇論文。關於史記斟證導論這篇，因為我寫斟證的經驗不斷增加，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七月四日，我又重加補訂，發表在南洋大學的南洋學報第五期。（上面所舉的導論內容，是參照補訂稿寫的。）斟證史記，從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寫導論開始，預期在今年年底全部脫稿，整整寫十七年。我作事總比預期快，八月十八日最後一篇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已經斟證完畢。寫完最後一句，了卻一大心願。

叁、斟證史記的次序

我斟證史記的次序，是先本紀，次世家，再次列傳，及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因

爲這三部分研究參考的學人比較多，先寫好發表，與人方便，自己也方便。所謂與人方便，是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貢獻給別人。所謂自己也方便，如果自己的意見發表後有不妥不盡之處，別人提出來，自己也好補正。我們史語所的習慣很好，每組同仁要發表的文章，都得經過本組主持人審定，再經過講論會上的研討，然後才發表，當然就放心得多。記得我發表斟證的本紀及世家時，成功大學的施之勉先生也在發表他寫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他經常在大陸雜誌發表，大陸雜誌是月刊，施先生每篇札記內容不多，他寫得快，發表也快。我寫的斟證，在史語所集刊或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集刊和學報每年不易出刊一次，我寫的斟證每篇很長，但也寫得快，而發表却非常慢！施先生似乎又有意搶先，本來我有些篇數發表在他的札記之前，漸漸就落後了。不過，同樣研究一部書，先發表意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有些參考資料都收輯到了，你先發表，別人就不便再用。壞處是，別人的功力如果比你深，你發表的意見，往往給別人發現漏洞的機會。我已經發表的本紀、世家、列傳各篇斟證，向我索取抽印本的人很多，（施之勉先生也在索取。）有的我自己只保存一分了。太史公自序斟證是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六月十日脫稿的。然後繼續斟證八書，八書所以記述制度沿革的大概情形，（本日知錄二十六引朱鶴齡語。）內容繁富，牽涉問題太多，譬如天官書，我根本缺乏天文的常識，不得不借助於朱文鑫的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商務印書館發行），及高平子的史記天官書今註（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還有，我在馬來亞大學漢學系教學時的好友何丙郁教授，他精通天文，十多年前，他約我共同整理天官書，那時我正在斟證列傳，推到以後再說，但以後勞燕分飛，沒機會向他求得新知了！我雖然不懂天文，但對於天官書資料方面的印證，字句方面的校理，還是費了一番心血。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八月十四日，把八書中的最後一篇平準書斟證完畢，開始斟證十表，這是斟證史記的最後部分，十表貫穿日月，記述治亂興亡的大概情形，（亦本朱鶴齡語。）牽涉到全書，留在最後斟證，根據已詳細寫過的問題來寫，比較輕鬆；順便把過去寫的清理一遍，有不妥不備之處，也好加以修訂。目前已經寫好的斟證，還有五、六十萬字未發表。

肆、斟證史記的態度

司馬遷寫史記，對於他所愛憐的人，如魏公子無忌、項羽、韓信及游俠列傳中的郭解等，即使他們有被世俗之見認為不是處，司馬遷在字裏行間，往往為他們回護。但回護得不失公正。我對司馬遷博大精深的才學，非常崇拜；對他殘酷的遭遇，非常惋惜。我斟證史記的態度，遇到後人對史記有疑難處加以指責，我往往為司馬遷辯護。史記百卅篇，包羅萬象，不能無所疏失。然而因為流傳既久，很多錯誤，都是由於後人的傳鈔、刊刻甚至於妄改而來，譬如史記中常見的七、十兩個字，往往互誤，我發現有六十幾處之多。後人或說七誤為十，或說十誤為七，但不知其所以然。他們未進一步想，隸書是漢代的通行書，七字的隸書作十，橫筆長縱筆短，漢簡中的七字，很多都這樣寫。史記中的七字，原來也應該作十，（漢書中的七字，原來也是一樣。）後人傳鈔刊刻，便錯成橫縱並長的十字，因此，七、十兩字就往往互誤了。不過，像這類的問題，後人還不致於輕易歸咎於司馬遷，有時遇到一些大問題，如孔子世家：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子慎生鮒，……鮒弟子襄。……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

自『孔子生鯉，』計至『武生延年及安國，』可知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尚書序孔穎達疏引世家這段話，並且說：『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論語序邢昺疏也說：『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可見孔、邢二氏所見孔子世家關於孔子後代的記載，都跟現今的傳本相合，即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然而安國卻不是孔子的十一世孫，而是十世孫。問題出在世家這段話最後『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兩句。關於這兩句，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說：

孔光傳：『忠生武及國，武生延年。』後序：『季中生武及子國（安國字）。』

唐表：『忠二子武、安國，武生延年。』則史以安國為武子，誤也。

根據漢書孔光傳、孔子家語後序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脈相承的記載，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世孫，梁氏斷定惟有史記記載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是錯誤的。還有敦煌本尚書目錄（伯目二五四九），卷末有孔安國小傳：『孔國，字子國。又曰孔安國，漢武帝時爲臨淮太守，孔子十世孫。』更可以加強梁說的證據。五十九年（一九七〇）的秋天，我在馬來亞大學教書，同事陳鐵凡先生，根據孔安國小傳，加上梁玉繩的意見，寫篇文章，推波助瀾，暢論司馬遷敘述孔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的錯誤，把文章給我看。我說：『史記這部書太大，內容太寬，司馬遷記事，當然難免錯誤。不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多想想，漢書儒林傳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把老師的弟兄（孔武）弄成老師的父親去了，司馬遷有這樣荒唐嗎？關於世家記載孔子的後代，最後「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兩句。我認爲「及安國」三個字，本來在「忠生武」下，原文本作「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是孔子的十世孫。後人傳鈔把「及安國」三字誤倒在「武生延年」下（孔穎達所見本已誤。）安國就降成孔子的十一世孫了。漢書記事與史記相關的資料，大都根據史記，孔光傳所謂「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正保存世家這兩句的本來面目。我們應該斷定今傳世家作「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後人傳鈔之誤，不應該歸咎於司馬遷。』陳先生聽了我這番話，覺得有道理，馬上加進他的文章裏就發表了。像這類的問題，我總是有心爲司馬遷辯護，爲問題得到比較適當的解答，並非阿其所好。

伍、斟證史記的新經驗

研究學問所下的功夫愈細，所得的經驗就愈多。有時多下一天功夫，所得的經驗都不同。多下功夫的人判斷問題，有時會如陶淵明所說的，『覺今是而昨非。』不過，多下功夫判斷即使是“非”，也是得來不易的。譬如清朝乾、嘉時代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他們考校古書，不說他們判斷的“是”，不容易趕上；即使要趕上他們判斷的“非”，也要下很多年功夫！經驗是日積月累，不容易得到的。這裏，只談我運用古注、類書斟證史記，所得到的幾點新經驗。這幾點新經驗，是前賢弄不清楚的。我從前寫斟證學時，也還未肯定的。

一、古注引書，於他書相關之字，往往改從本書。

如司馬相如傳：鷖鷖鷖鷖。

裴駟集解：『郭璞曰：鷖，鷖鷖也。』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鷖作盧，郭璞注：『盧，盧鷖也。』集解引郭注兩盧字並作鷖，是依史文作鷖而改的。如果以爲郭璞所見的漢傳也作鷖，那就錯了。

二、古注、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晚之書，而標時代較早之書名。

如太史公自序：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

梁玉繩志疑云：『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後書儒林傳論注引史作『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豈誤以漢書爲史記邪？

案後漢書李賢注所引史記『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句，是本於漢書司馬遷傳。據漢書而標史記之名，即據較晚之書而標較早之書名，這是古注引書的慣例，不是誤引。

又如御覽卷二百八十引史記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隔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原注：大者謂橫身，小者謂徒屬。）不來，發兵加誅。」……』

所引這段記載很長，並見於史記、漢書田儼傳。標的書名是史記，其實引的是漢書。所附引的注，是顏師古注，更可證明。這也是類書引書，據較晚的書，而標較早的書名的慣例。類書引自漢書而標史記之名的例證很多，正好用來校理漢書，可惜王先謙寫漢書補注把這類資料都忽略了！

三、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早之書，而標較晚而習見之書名。

如御覽卷三百二八引史記曰：『齊使魯連爲書，以箭射之，遣燕將曰：「吾聞之，知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

戰國策齊第六、史記魯仲連傳都有這段記載，而御覽所引，與史記的字句較遠，與戰國策的字句最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引這段記載，標題作齊魯仲連與燕將書，也本

於戰國策。但既不稱戰國策，也不稱史記。）實是本於戰國策。因參考戰國策的人較少，史記是習見之書，所以標史記之名。

四、類書引書，如兩書同載一事，往往兼引兩書之文。

如景宋本白帖卷六引史記曰：『衛宣公與伋子白旆，告盜曰：「見白旆，殺之。」壽子聞之，載其旌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焉！」盜又殺之。』

案史記衛世家載此事，作『〔宣公〕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旆，而告界盜：「見持白旆者殺之。」壽，太子異母弟也，乃盜其白旆，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節引。）左傳桓公十六年也載此事，作『〔宣〕公使〔伋子〕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亦節引。）很明顯，白帖所引，前半跟史記較合，後半跟左傳較合，而統稱為史記。一個故事，兼引兩書，而只標一個書名，這不是錯，這也是類書引書的慣例。

上面四條，是古注、類書引書的慣例。經過很多年的考慮，我才決定下來。如果不了解，難免錯下判斷。把所引的資料辨別清楚，那些字句是屬於本書的，那些字句是屬於別的書的，不僅校理本書有用，校理別的書也頗有用處。

陸、斟證史記的甘苦

史記百卅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取材廣博，約可分為六類，一、經傳子史。二、騷賦風謠。三、雜書（奇聞異說、醫卜星相等）。四、檔案。五、傳聞。六、親見（遊歷及交游。）又以極雄厚的學養，極高超的眼光，極博大的才力，綜合貫穿而成書。可以說博極古今，包羅萬象。可稱為一切學問的學問，如史學、經學、諸子學、文學、醫學、政治、經濟、社會、民族、考古、天文、地理、及語言、訓詁、校勘等學，應有盡有。傅斯年先生曾說：『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記之考證，是辦不到的。』（傅孟真先生集中編戊、史記研究參考品類。）史記自

三家注以後，校注方面成就最大的，當推清乾、嘉時代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幾乎經歷二十年，五次易稿才寫定。（梁氏自序及錢大昕序。）其次是民國初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歷時五十年，六次易稿才完成。（存稿有殘缺，詳楊家駱記史纂閣所藏張氏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時賢施之勉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成書時更名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根據他先後發表的年月，大約也經歷十年的工苦。我自幼好讀史記，起初只計劃寫史記集證一部，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五月十八日，我在將出版的諸子斟證自序中有幾句話：『近正整理司馬遷史記，旁搜博采，創獲甚豐，擬於三數年內完成史記集證一部。』（諸子斟證於五十三年四月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當時我只是收集資料，以後資料越收越多，到五十四年，我正式用史記斟證的名稱開始撰寫，問題越寫越多，下筆不能自休，竟至將寫滿十七年！每天教書、指導、應付瑣事之暇，便伏案撰寫，集中心力，不知厭倦，但一放下筆，就感到疲困不支了！經過一晚休息，第二天一有空，又繼續撰寫。有時學生有問題來見我，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你來我就有時間，你不來我就沒有時間。』於是先把學生的問題解決，再繼續寫。到了長假期間，朋友們都休息或旅遊去了，我卻以為我的時間到了，這是全屬於我的時間，更加倍利用，加倍寫斟證。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地寫下去。我沒有時間把寫好的斟證稿多修改一次，寫完一篇，就留待發表，不像梁玉繩、張森楷他們的著作，經過五、六次易稿才寫定。我總覺得時間不夠，要趕快寫，加緊寫。不過，雖然我發表的各篇斟證都是初稿，我下筆時還是相當謹慎。因為我的才、學、識都有限，自然有些意見，難免不妥不安。如果說稍有成就，僅僅是在斟勘方面，以及牽涉經、史、子、集及其他雜書，解決若干考證問題。還有很多問題，不能不借重其他專家所研究的成果，或留待其他專家去探討。十七年來，我斟證史記的感受，也可說是斟證史記所領略到的甘苦，大約有三種：一、平淡無奇。經常解決一些普通問題，只是條一條地寫下去，雖然不感到沈悶，也不感到新鮮。二、興高采烈。有時解決前人不能解決或根本未注意到而又很重要的問題，比庖丁解牛後那種躊躇滿志還要得意。三、忍氣吞聲。有時一個問題，想了很久，都不能解決，要放棄，又捨不得。要清理，又沒頭緒。真是有『剪不斷，理還亂』之苦！沒奈何，只有再慢慢想了！這三種感受，我想，凡是下苦工研究學問的人都經歷過的，

不僅我斟證史記而已。

柒、結 語

我研究學問，是以愚自守，從不敢逞聰明。三、四十年來，從事整理古書最笨重的工作，斟證史記，就費我十七年大部分的心力。不過是解決一些支離破碎的問題，這只是一種糟粕之學，對學術說不上有多大的貢獻。我在南陽大學教書時，每天斟證史記困倦了，晚上散散步，南大有個南大湖，湖畔疏疏落落的點綴幾朵睡蓮，我散步後坐在石磴上，欣賞睡蓮慢慢開放。記得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八月八日晚上七時許，我在南大湖邊口占一首絕句，題目是『喜看』：

斟證還書年復年，服知勤志毫毛顛。及時領略生生意，喜看秋湖出水蓮。

『服知勤志，』出於莊子，寓言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一般普通人不知如何『勤志服知，』我們知識分子經常在『勤志服知。』像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莊子認為已經超絕『勤志服知』了。我斟證史記十七年，不過是『勤志服知』而已。所謂『毫毛，』也本於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我斟證史記，每天浸潤在書本中，勞形耗神，所得到的知識，不過如『毫毛』而已，甚至於如毫毛之顛而已。這是『小夫之知，』說不上甚麼。昔王念孫稱錢大昕的史記考異，『足爲司馬氏功臣。』（史記雜誌序。）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也可當之無愧。我只是盡一己之心力，不敢自以爲是。希望後起之秀研究史記的，有更多更好的成就。

七十年八月卅一日脫稿於南港舊莊歷史語言研究所。

史記斟證目錄

斟證史記十七年（代序）

史記斟證導論（附斟證凡例）	1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一 25
夏本紀第二	史記二 57
殷本紀第三	史記三 77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113
秦本紀第五	史記五 161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191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251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295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355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379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411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425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三 475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四 493
六國年表第三	史記十五 599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六 693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史記十七 717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記十八·····	751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十九·····	857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	899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一·····	945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二·····	979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三·····	1005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四·····	1023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五·····	1061
歷書第四·····	史記二十六·····	1075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七·····	1089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1161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1219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1231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1263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1295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三·····	1329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四·····	1365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五·····	1383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1401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1413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1427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1447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1499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1545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1567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1587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1649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1675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1691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1723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1797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1819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1843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1851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1861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1875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1887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1899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1927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1943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1957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1965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1975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1989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2013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2027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2061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2067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2083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2101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2165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2191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2229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2265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2287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2299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2313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2335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2355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2371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2381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2399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2433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2445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2467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2473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2509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2565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2577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2617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2649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2657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2673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2679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2691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2737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2751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2761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2781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2799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2819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2825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2839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〇一	2849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〇二	2861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〇三	2873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〇四	2885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〇五	2893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〇六	2913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〇七	2929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〇八	2941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〇九	2949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	2959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一	2991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3021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3037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3047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3053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3065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3071
淮南衡山王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3199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3227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3235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3249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3273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3307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3333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3351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3361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3391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3401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3425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3461
附 錄 一		
史記逸文·····		3501
附 錄 二		
論日本古鈔本史記殷本紀·····		3509
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		3517